

● 《读者》超实力签约美文作家丛书

疼是爱的N次方

Pain is the Love to the Power of N

宁
子
著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读者》超实力签约美文作家丛书

疼是爱的 *Pain is the Love* *to the Power of N* N次方

宁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疼是爱的N次方/宁子著. —哈尔滨:哈尔滨
出版社, 2012. 8
(《读者》超实力签约美文作家丛书)
ISBN 978-7-5484-1207-6

I. ①疼… II. ①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674号

书 名:疼是爱的N次方

作 者:宁 子 著
责任编辑:陈春林 王洪启
责任审校:李 战
装帧设计:琥珀视觉—解玲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82-9号 邮编:15009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网 址: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 字数:220千字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207-6
定 价:23.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第一辑 我们的爱情救赎

- 愿你在彼岸盛开 /2
我们的爱情救赎 /8
带走你的那粒沙 /15
即使只为相互取暖 /20
终归有情人 /27
有谁知道琥珀的爱 /35
爱情已被覆盖 /42
各自天涯 /48

1

第二辑 左手伤痕,右手泪痕

- 早晚是我钩上的鱼 /56
我的房子你的爱情 /61
不要你做张爱玲 /68
冷爱 /74
左手伤痕,右手泪痕 /80
我们不是彼此的谁 /87
再见,和过去 /91
相拥而眠 /97
兜兜的棉花被 /104

第三辑 从此不再委屈你

- 80后和90后的亲情对决 /112

从此不再委屈你 /118
寄爱之下 /124
妈妈,即使我曾为你羞愧 /132
母爱是一场重复的辜负 /138
你的柔弱,你的坚强 /145
最亲爱的逃兵 /152
请给我一个兄弟姐妹 /159

第四辑 曾经路过你的怀抱

哥,我是小贝 /166
他不舍得,你舍得 /174
不为情敌,且为闺蜜 /180
从此不再遇见 /187
曾经路过你的怀抱 /192
荷生 /197
红了樱桃和芭蕉 /206
美嘉的舞台 /212
你还在原地等我吗 /217
偶尔怀念 /223
轰然老去 /230
谁能给予你超越 24 小时开机的爱 /233
不慌不忙地坚强 /235



| 第一辑

我们的爱情救赎



愿你在彼岸盛开

他竟然怨她了

童洲找王泽打了一架，童洲对秋喜说：“我两拳就把他打趴下了，小白脸，中看不中用……”

“混蛋！”没等童洲说完，秋喜便摔了电话。

秋喜知道童洲从来不是省事的，小时候在院里，打架出名，但秋喜万万想不到，这次童洲会在这件事上犯混……越想越气，还担心。童洲下手不知轻重，她怕王泽受伤。

好在只把手机电池摔了出来，装上电池，开机，秋喜拨了王泽的电话。

电话响了好半天一直没有人接，再打，依旧没有人接，自己断掉。

秋喜有点儿慌了，稳稳神，拨了银行总机，接通，请对方转王泽办公室。对方没有转，说了声，王泽出了点儿事，胳膊脱臼了，被送到附近的职工医院了。

秋喜挂了电话朝职工医院跑，问了护士，在外科病房里看到了王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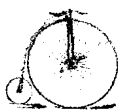
王泽看上去有些狼狈，价值不菲的西装撕裂了好几处，脸色苍白，额头有擦伤，涂了碘酒，胳膊无力地垂在那里。

秋喜有些心疼，但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知该怎样安慰王泽，也不知该怎么解释童洲这个人。童洲叫她一声姐，但他其实不是她的谁。

秋喜走近王泽，在他旁边坐下来，小声问：“还疼吗？”

王泽看了秋喜一眼，那一眼，没有秋喜所熟悉的温和，更没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柔情，他的眉头皱起来，说：“秋喜，开始我们说好的是不是，我没有骗你，何必如此？”





口气分明是怨怼的，王泽竟然怨她了，这让秋喜觉得万分委屈。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这样的处境，她又何尝怨过他？

只有爱了才会不顾一切

和王泽相识在一年前的秋天，秋喜过了试用期，正式成为公司财务部的一名职员，负责和银行间的业务往来。王泽是有业务关系的那家银行的信贷主任，三十四五岁，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秋喜第一次见到王泽，没来由地有亲近感。

男女之间，心一动，一切皆动，理智、是非观，道德感全都无济于事。冲动过后自然也会有所醒悟，现实如此坚硬，这段感情朝前走，希望如此渺茫，但，动了心，即使醒悟也来不及，也只能对自己说，好吧，我愿意，走多远算多远。

秋喜是爱王泽的，她这样一个女子，也只有爱了才会不顾一切。

王泽算是个好情人，经济和感情都舍得付出，心思也细腻，尽量避免那些敏感话题和细节，让秋喜在委屈的身份里不至于再尴尬。

彼此也掩饰得够好，是秋喜的意思，原本是见不得光的情感，再说，也只是她同王泽的事，于左于右，她都不愿意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所以一起一年多，几乎无人知晓。

童洲是唯一例外。

这样的感情，倒也笃定

童洲是半年前过来这个城市的，在秋喜读大学的时候，童洲就在家乡的城市混得有模有样了，童洲学习不好，爱惹事，但他是有赚钱天赋的，念中学时，倒腾明信片都能给自己赚够春节的零花钱。到了高中书读得七零八落，其他事倒做得有声有色，卖唱片、音乐播放器、电话卡……高二就离开了学校出去开音像店，那时候最得意的是秋喜，看了许多电影听了许多歌，没付过一分钱。童洲说，姐，想要啥拿啥，不用客气。

秋喜也就真的没有客气过。

感情是小时候建立的，那时候秋喜和童洲都还住在工厂的家属院里，院子

很大,很多成排的老式楼房,很多每天疲惫不堪的大人和闹腾腾的小孩子。秋喜家境较好,爸爸是工厂的负责人之一,母亲做教师。童洲则不同,没有妈妈,爸爸看大门……小孩子其实很势利。所以童洲从小就被欺负,但从来不服输,随时反抗,为此成了有名的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几个小孩围攻童洲,刚好秋喜遇见,冲过去打抱不平。竟然打得很成功,不仅喝退了那帮小孩儿,还警告他们以后不能欺负童洲。秋喜说,他是我弟,谁欺负他我跟他没完。

小孩们倒不怕秋喜,但是,他们怕她爸,于是一哄而散。

童洲从地上爬起来抽抽鼻子,看着秋喜说,姐,没事,我不怕。

那以后童洲就叫秋喜姐,其实秋喜不过大了三个月,但小时候的童洲有点儿营养不良,看起来要小一两岁。

到读高中时,童洲的个头已经超过秋喜许多,是个健壮的少年,但是习惯了,一直叫秋喜姐,即使在那个大院拆迁后。

两个人一直有联系,秋喜读大学,童洲送她两套品牌运动装。以后假期回来,童洲都有很体面的礼物奉送,秋喜开玩笑,这个弟认得值,半年前童洲忽然来到秋喜读书并在毕业后停留的城市,秋喜多少有些意外,童洲解释说,想把小生意做到大城市来,赚钱嘛,多多益善。

此时的童洲早不卖碟片了,和别人合伙开了家快递公司,现在,人来了,把业务也拓展了过来,两个人经常会聚聚,大多是童洲喊秋喜吃饭,偶尔也带朋友,两个人的感情,这样自然舒适,反倒笃定。

路归路 桥归桥

和王泽的事不是秋喜主动说的,而是童洲碰上的。或者对童洲,秋喜也没想刻意隐瞒,有时候,她给童洲发同城快递,会打童洲电话,让他们公司的业务员来取件。偶尔童洲闲着,就自己跑过来,顺便带点儿水果,和秋喜扯上几句。

没想到后来童洲敏感了,秋喜的同城快递发得有点儿勤,又是给同一个人。于是有一天,童洲又过来,将秋喜给王泽新买的衬衣封好后,忽然对秋喜说:“姐,他可是结了婚的。”

秋喜一愣,意识到童洲说的人是王泽,脸微微红了。她本能地掩饰,瞪童洲





一眼,说:“你查户口啊。”

“别人的,我不查,和你有关,我真得查查。”童洲半真半假的口气,“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跟你说不着。”秋喜干脆耍赖,“大人的事你少管。”

童洲笑起来,说:“别以为叫你姐你就真是大人,我还真得管着你,你小时候倒挺成熟的,现在,越过越幼稚。”

秋喜干脆把童洲推出去,说:“赶紧赚钱去吧,在我这里耗着也没钱。”于是童洲就嘻嘻哈哈地走了。秋喜万万没想到,童洲离开后,自己去给王泽送了衬衣,不仅如此,还把王泽从单位揪了出来。

秋喜和王泽的关系不言自明,童洲倒没有过多询问,但是,他要王泽给他一个承诺,什么时候可以离婚娶秋喜。童洲说:“我姐好糊弄,我可不好糊弄。”

两个男人这样面对,谁都不可能冷静,一直养尊处优的王泽对虽然相貌英俊但举止粗鲁的童洲有本能地不屑,于是回了一句:“你是对秋喜另有想法吧?”

5

结果话还没落下,童洲一拳就上去了。

两个人厮打起来,王泽自然赚不到便宜,三两下被打倒在地,保安隔着玻璃看见,跑出来将两个人拉开,要报警,被王泽制止了。童洲对气势汹汹找上门的秋喜说:“要不是看你面子,我打他生活不能自理。”

秋喜发作了,童洲用这样的方式撕开了她的自尊,他不仅调查了详情,还将她一直掩饰的感情打倒在地,这让她受不了。于是,秋喜指着童洲大吼:“告诉你童洲,我的事和你无关,我不是你姐你也不是我弟,我们从此桥归桥路归路,谁都不认识谁。”

吼完,秋喜摔门而去。

童洲没有追出来,秋喜跑出去好远,忽然觉得万分委屈,蹲在路边哭了起来。

不过是锦上的花

因为那一架,秋喜和王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天离开医院后,王泽

一直没有主动联系她。秋喜犹豫了好几次,到底也有自尊心,忍住了没有主动打电话。

可到底是想念,那是秋喜第一次认真爱一个人,纵然知道没有结局,也不想用这样的方式无声无息结束,一年的情深意长,她盼着某一天电话响起,传来王泽的声音,说,宝贝,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

但一直没有,时间忽然变得格外漫长,一个月,秋喜明显憔悴下去,那天,同事半开玩笑地问秋喜如何成功减肥。秋喜也只有苦笑。笑过了,有快递送过来,一份同城快递。

秋喜有些意外,王泽是从来不用这种方式的,只有她一直乐此不疲。于是看发件人,竟是这一个月来销声匿迹的童洲。

秋喜打开,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照片。照片的主人公,是王泽一家——虽然没有见过王泽的家人,但秋喜还是立刻辨别出那个陪在王泽身边的,应该是他的妻子,三十多岁的年纪,有点儿珠圆玉润的感觉,但依然不失漂亮。而那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自然,是他们的女儿,小丫头有着王泽那样好看的眉眼和母亲的白皙皮肤。一家三口,在公园,在车上,在餐馆,在街上……照片很明显是偷拍的,没有谁的目光对准镜头,于是一切看上去更加真实,那是额头依旧带着擦伤痕迹的王泽,是那个没有联系秋喜的王泽,他依然有着温和知足的笑容,没有憔悴,没有失落,没有想念,甚至,秋喜有错觉,这个男人微微胖了一些,是幸福得胖了一些,在没有了她的短暂光阴里。原来没有了她,他的世界依然完好,没有任何残缺——她忽然明白过来,彼此的感情,于自己,是雪中的炭,而于王泽,不过是锦上的花。

秋喜哭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背过身,眼泪簌簌落在脸上。

愿你在彼岸盛开

秋喜就这样和王泽断了。曾经也有过那样重的海誓山盟,却断得这样轻如烟。秋喜忽然间看透,这一种感情,原本就是轻的吧。

童洲再出现,看着她,喊一声,姐。

秋喜先绷着脸,绷了一小会儿,忍不住翘唇一笑。随后一起去吃了顿饭,秋





喜赖着童洲买了个新款手机,谁都没有再提起王泽,两个人似乎又回到情感笃定的从前。

又过了小半年,秋喜认识了新的男子安。安好看,单身,有稳妥职业,偶尔幽默。童洲说:“嗯,不错,适合结婚。”

已经26岁的秋喜有同感,于是,安再次试探求婚,秋喜半推半就。

婚礼定在新年的情人节,从婚礼筹备开始,童洲一直跑前跑后。蜜月结束,再回来,童洲已经决定离开,说,要去更大的城市发展。

秋喜和安在机场送别了童洲,登机前,童洲第一次轻轻拥抱了秋喜,姐,要幸福。

在童洲的背影后,安说:“你这个弟,对你真好。”

秋喜就笑,嗯,好。

“是喜欢你的吧?”安忽然说,“不是姐弟感情那么简单。”

“瞎说什么呢你?!”秋喜嗔怪一声,但心里却微微酸涩起来。安没有说错,童洲是喜欢她的,在婚期定下来的那天晚上,童洲最后一次带着秋喜去吃饭,一个人自顾自地喝多了。喝多的童洲对秋喜说:“姐,下辈子,我要生在富贵人家,好好儿读书,长大做一个优雅的好男人,娶你为妻,不要给你当弟弟……”

是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秋喜了,可是从小,童洲就知道他和秋喜不在同一个世界中,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将心爱的女子送到彼岸,看她幸福盛开。所以,他才会那样不顾一切地拦截她情感的过错,所以,他才会在她拥有幸福时转身离去。

我们的爱情救赎

一

沈凉？顾非看卡片上的名字，似自语般喃喃，我好像以前见过你。

是吗？以前，也许上辈子吧。沈凉笑意浅浅。

竟是这样聪慧的回答，顾非注视眼前的美丽女孩，纤细的眉目，干净的眼神，分明是有几分熟稔的。但想了又想，却当真寻找不到任何记忆的交集。顾非亦浅浅地笑，沈凉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如此年轻，之前，彼此自然是不相识的。错觉而已。

笑过，顾非低下头，认真填写沈凉递过来的表格。

沈凉推销某银行信用卡，顾非对这类事情并无兴趣，一度是礼貌拒绝，但这次，对方是沈凉，是一见之下，让顾非心底某处有些莫名悸动的女子。而那悸动，顾非知道，绝非一个寻常男人对一个美丽女子的俗浅爱慕。只是为了什么，顾非尚不清楚。

很快填完表，沈凉拿过来仔细核对后装好，开始在背包里翻找礼品。翻来翻去，有些不好意思，对不起啊顾先生，今天的礼品送完了，明天我再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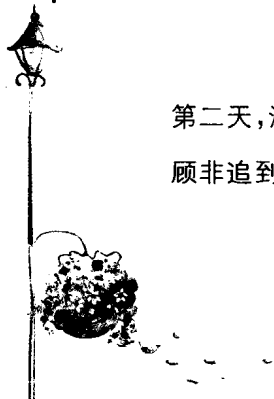
不用了。顾非摆手，他办这张信用卡，自然不是为了那礼品。

沈凉伸伸舌头，转身，离开。

二

第二天，沈凉却当真拿了礼品送过来，是卡通水杯，并执意多留下了一个。

顾非追到门口试图还回去，沈凉在走廊回过头，顾先生，如果你过意不去，





可以介绍三两个朋友帮我完成这个月的信用卡推销任务啊。

沈凉的口气半真半假。分明，是撒娇的口吻。

如是往日，顾非才不会揽这等闲事，可对方是沈凉。于是一个廉价的杯子，竟真的让他觉得欠了她的小小情分。真的就给了她几个好友的电话，叮嘱，只需说是我介绍的。

沈凉调皮地笑。

过了几日，顾非接到沈凉电话。请他吃饭，谢谢他的相帮。

顾非只犹豫几秒钟，说了声，我请你，算是应允了。

一个32岁的男子，对年轻女子的小伎俩自是可以一眼看穿，何况，沈凉的伎俩，也是不遮不掩地在他跟前坦白。

但如何拒绝呢？他分明对这女孩有特殊感觉。

三

就这样熟了。

9

以后，沈凉总有适当借口去见顾非，教他信用卡的合理使用，找他介绍新客户，找他陪她看电影，或者一起吃饭。

她已经不再叫他顾先生，而是顾非。

每一次，顾非都拒绝不掉。这对顾非来说，已经很例外，这些年，和女人的相处，他能记得的大多是拒绝。

不是因为沈凉的年轻美丽。顾非知道不是，但是为了什么，包括最初的似曾相识，顾非始终说不清楚。只是依然不主动，也不深究。不逃避和沈凉相见，只逃避相见的理由。

那次，沈凉选的是一家四川小吃的小馆子。熟了以后，沈凉常常拉着顾非吃小吃。顾非只觉年轻的好，她那样贪恋食物的麻辣，皮肤却依然那么好。

沈凉吃东西的样子也像小孩儿，吃到兴起，会当着顾非的面舔手指，好像他们真的相识多年。而这种感觉，顾非分明也有，于是看沈凉，眼神里就不自然地渐渐多了怜爱和怜惜。

沈凉终于吃好，仰头问：“顾非，你当真没有女朋友？”

沈凉低了顾非一头还多，纤小玲珑，即使坐着，看他时也需仰起头。

但这一句，问得却稍显突兀，顾非愣了好半天才下意识点头，说：“是啊，没有。”声音并不高，32岁的男人没有女朋友，不管原因如何，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沈凉拍拍手拿纸巾擦拭被辣得越发红润的嘴唇：“为什么，你条件那么好？我相信你有很多女人追。”

顾非不置可否。沈凉说得没错，顾非是条件极好的男子，无论相貌事业还是家境，这些年，环肥燕瘦，明恋暗恋，身边一直不乏追逐的女子。亦有许多，年轻貌美。但顾非始终没有真正为谁心动过，也有过交往，可是总保持在某个特定的距离之外，稍有靠近，顾非便躲。有一次，一个求而不得的年轻女孩愤怒地冲他喊：“顾非，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顾非当然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可是32岁的他，形单影只倒是不争的事实。好在这个年头，这个年龄的单身男女越来越多，这种状况，顾非还能应付过去。

所以沈凉的询问，顾非无话可答，便笑。

好在沈凉并不坚持，且转头自己给自己答案：“我知道了，是你条件太好，眼光太高对吧？”

“吃好走啦。”顾非不接沈凉的话，探身握住她的手臂，电影要开场了。

沈凉就跳起来，任由顾非牵着绕过吃饭的客人朝外走。

四

是的，已经是这般情形了，顾非同沈凉。但，彼此依然没有挑明，即使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过马路时还牵了手，也并未确定彼此的关系。

顾非不说，沈凉也不说，就那样模糊又略带暧昧地待在一起，比朋友近，又不是恋人。

顾非越发觉得沈凉的不同，换了别的女人，早就按捺不住要问个明白。

沈凉的不同，让顾非即使不朝着爱情想，对她，也是越来越依恋。开始主动地打电话、发信息，或者偶尔用电子邮件转发好玩的帖子。

周末，顾非约了沈凉看一场电影首映的夜场。结束时，已经是深夜11





点半。

照例，顾非送沈凉回去。影院离沈凉住处不远，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中间，只路过一个树木繁茂的公园。很小的公园，早上有很多人在里面晨练，夜晚是寂静的，树丛间只有几处暗淡灯火。

初冬，风凉了。顾非记起沈凉说过怕冷，每到冬天就想冬眠，于是脱下外套裹住沈凉。

沈凉自然地将手放在顾非掌心。牵着手，两个人路过公园。

是在快要过去的时候，忽然，顾非和沈凉同时听到一个女子尖利的呼救声。只有那么一声。一切静止。

沈凉正分辨声音来处，顾非已松了她的手朝公园里面冲去，边跑边喊，沈凉，报警！

沈凉反应过来，迅速拿出手机拨了110然后朝着顾非追去。

只是短短几十秒的交错，沈凉循着顾非身影追到公园丛林的一棵树下时，看到顾非正捂着腹部蜷缩在地上，暗淡灯光下，依然可以看见有鲜血自顾非的指缝间涌出，旁边，一个衣衫凌乱的女子只顾在恐惧中哭泣，行凶歹徒已不见了踪影。

沈凉扑到顾非身边将他抱起来，发疯般地冲旁边的女子喊，叫救护车。眼泪汹涌而出。

五

好在，那一刀并未刺中要害，顾非只是失血过多，120及时赶到，有惊无险。

顾非醒来时，看到沈凉略显苍白的脸庞和略略忧伤的目光。

心微微疼了一下，那么美的眼睛，不该承载忧伤。顾非努力露出笑容，没事了小凉。

沈凉伸手轻轻掩住顾非的唇，别说话，好好儿睡觉。

那样轻柔的声音，顾非顺从地闭上眼睛。

那几日，顾非觉得生命从未有过如此平静和安宁，受伤的事，并未告知他人，除了警察录过一份笔录，早早晚晚，只沈凉陪在身边，像个世上最温柔的

小妻子，为他擦手擦脸，喂他喝水吃饭，扶着他去洗手间，轻轻地唱歌哄他入睡……那个午夜，顾非醒来，看到沈凉竟然趴在床边睡着了，微微簇着眉头，睫毛在睡梦里依然不安眨动……

伸出手，轻轻抚过她光洁的额头，顾非听见自己说，小凉，我要和你在一起。

那一刻，顾非终于明白也认可了，这是爱情。这一次，是爱情。他可以面对的不想再躲避的爱情。

这样的感觉让顾非心底灿烂起来，伤口渐渐愈合。阳光晴好的午后，沈凉陪顾非散步，走到花园边，顾非握住沈凉的手，那三个字便到了唇边。

没想沈凉先开口：“那天，为什么那样不顾一切？”

顾非顿住，是啊，为什么？那样不顾一切，那样勇敢和决绝！沈凉一问之下，往事忽然袭上心头。

也是同样的夜晚，和朋友聚会后走在回家路上的顾非，路过一个没有灯光的巷口，正遇见两个男人将一个年少的女孩朝巷子中拖去。女孩看到他，大声呼救，也只是喊了一声便被掩住。顾非本能要冲过去，却终究在一个男人手中明晃晃的刀子前停下了脚步。女孩悄无声息地被拖走，而她怨恨的眼神，却从此深深烙在了顾非的生命中。

那年，顾非 22 岁，刚刚大学毕业。之后漫长的 10 年，不管顾非如何努力，都无法在女孩怨恨的眼神中逃脱。他重新回到大学读研，他将全部精力投到事业中……可是却依然不行，她总是在他的梦境中出现。这些年，他被良知折磨，甚至为此失去爱的能力。在最青春的年纪里，他却爱不上任何女子。直到沈凉出现，直到那一天那件事的发生……顾非喃喃：“小凉，你知道吗？那一刀，还有你，是我爱情和生命的救赎。现在，我终于能爱了。”

说完，顾非哭了。

缓缓地，沈凉将顾非拥入怀中。

六

那一晚，顾非睡得沉实安逸，醒来时，看到窗外透过的阳光。

